

子書三十二種

王宜之題

B 2
1

董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睿

烁

舊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且其後傳世學散源迷而流分益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動矣嘗為五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云慶曆七年二月四明樓郁書

案郁字子文

董子春秋繁露附錄

崇文總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案仲舒本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解者但謂所著書名而隋唐志繁露卷目與今正同案其書盡八十二篇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已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南宋館閣書目

春秋繁露漢膠西相董仲舒撰仲舒廣川人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林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今繁露中有玉杯竹林二篇隋唐書及三朝國史志十七卷令十卷繁露之名先儒未有釋者案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絕無繁露注云繁露寃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春秋屬辭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此

晁公武子止郡齋讀書志

春秋繁露

卷一

序

育文書局石印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六一先生歐陽永叔書後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羣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陳振孫伯玉書錄解題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案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淳熙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其最可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況通典御覽所引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者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也又有寫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黃震東發日鈔

董仲舒傳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顏師古注皆其所著書名本朝崇文總目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與隋唐志卷目同目謂其義引宏博非出近世然總以繁露為名又即用玉杯

竹林題篇已疑後人附著矣乃中興館閣書目止存十卷三十七篇新安程大昌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見所引繁露語言今書皆無之因知今書之非本真又讀太平御覽古繁露語特多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茸此時繁露尚存今遂逸不傳合此三說觀之是隋唐國初繁露已未必皆重仲舒之舊中興後繁露又非隋唐國初之繁露矣近世胡尚書槩為泮鄉宰日刊之縣齋僅三十七篇而已其後得攻媿樓參政校定本十七卷八十二篇之舊復全其兄胡槻既刊之江東漕司其後岳尚書珂復刊之嘉禾郡齊世遂以為定本攻媿謂為仲舒所著無疑而取楚莊篇第一謂為潘氏本有之至於調均一篇泮鄉本列置第三十五及攻媿再定本乃不及此篇則不知何說也又程氏謂通典載劍在左青龍象刀在右白虎象鉞在前朱雀象冠在首玄武象謂此數語今書所無而今書服制象篇此語實具存程氏以為無之不知又何也愚按今書惟對膠西王越大夫之問辭約義精而具在本傳餘多煩猥甚至於理不馴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敗春秋貴之襄公豈由其道者耶如云周無道而秦伐之以與殷周之伐並言秦果伐無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問問以不對對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為文王恐春秋無此意如謂黃帝之先諡四帝之後諡恐隆古未有諡如謂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湯主天法質文王主地法文於理皆未見其有當如謂楚莊王以天不見災而禱之于山川不見災而懼可矣禱于山川以求天災豈人情乎若其謂性有善姿而未能為善惟待教訓而後能為善謂性已善幾於無教孔子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過乎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漢世之儒惟仲舒仁義三策炳炳萬世曾謂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歐陽公讀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譏其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歎夫仲舒純儒歐公文人此又學者所宜審也

春秋繁露參校本及新校人名氏

聚珍版本

以此為主又取蜀中本明嘉靖甲寅為陽周大夫所刻有永寧趙維垣序云出宋本又明程榮何允中兩家本

江陰趙曦明敬夫校

江都江恂于

九校 江都秦翼厚唐校 臨潼張坦芑田校 常熟陳桂森耕巖校 金壇段玉裁若膺校 瓊山吳

典學齋校 嘉定錢唐學源校 江都秦恩復敦夫校 太倉陸時化潤之校 餘姚盧文弨紹弓合校

休寧陳兆麒仰韓校 江寧齊韶敬傳校

董子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卷五 滅國上第七 滅國下第八 隨本消息第九

十一 十指第十二 重政第十三 會盟要第十計臺本作會盟要 正貫第

卷六 服制象第十四 二端第十五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一名調均篇漢卿本在第三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

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此當五行

事篇後

闕文第二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為人者天四十一

五行之義四十二此當在五行相生篇前

陽尊陰卑四十三

王道通

三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在人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

一 暖燠熟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五十五

人副天數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生第五十

八舊本相生篇在相勝篇後
紫文義當在前今移正

五行相勝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

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

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

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

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為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

十一

天道施第八十二

四庫館奏

臣等謹案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露或作蕃蓋字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南宋館閣書目謂

建表

二育文書局石印

繁露見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為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
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
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
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為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
及第五十六篇首三百九十六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八十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及第三十五篇
顛倒一頁遂不可讀其餘訛脫不可勝乙蓋海內藏書之家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
所存樓鑰本詳校其異於它本者凡補一千一百餘字刪去一百十餘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餘字神明
煥然頓還舊觀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儻非幸遇

聖朝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終沈於蠹簡中矣茲豈非萬世之遇哉臣等編校之餘
為是書幸且為讀是書者幸也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恭校上 案此書之大旨在乎仁義仁義本乎陰陽
陽居大夏而陰居大冬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又言除穢不待時加天之殺物不待秋則董子之論固非
倚於一偏者其重政篇云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不然傳於眾辭觀於眾物說不急之言而以
惑後進者君子之所甚惡也即此可知其立言之本意矣我

皇上新考試詞臣取仲舒語以仁安人以義正我命題

臣竊仰窺

聖德

聖治固已與天地同流與陰陽協揆矣而於是書猶有取爾況在學者其曷可以不讀向者苦其脫爛乃令而
快觀全書尤為深幸 臣服習有年見其以天證人折理斷事實切於養德養身之要而凡政治之原郊祀
之典用人之方弭災之術俱無所不備即其正名辨制委曲詳盡亦始入學者所必當研究也謹就二三

學人覆加考核資雕版用廣且傳莫負

朝廷昌明正學嘉惠士林之至意至書中如考功爵國等篇尚有不可強通者在以詒夫好學深思之士或能
明且說焉乾隆五十年十月舊史官臣盧文弨謹書目錄後

永
和
金
石
錄

卷
首

四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一

漢太中大夫膠西相董仲舒撰

楚莊王第一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封也宣十一年書楚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昭四年何也曰莊王

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

嫌德本或作嫌得案二字古多通用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 傳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干城北殺邢公羊傳曰君則其稱師何

陵傳白城公也孰城之桓公城之昌 晉文不予致王而朝 傳八年公會晉侯以下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公

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 天子也 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 始近也此即指上三事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

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 昭十三年蔡侯廬歸

公羊傳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 侯專封也文已見僖十四年此又復見也 不予諸侯之專封獨不復見慶封之殺 案慶封之殺亦當有於字 何也曰春秋

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封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

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為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見昭十二年單言晉 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

知其然也宋伯姬疑禮而死於火襄州 齊桓公疑信而虧其地 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曹子手

犯而桓公不敗桓公之信著乎天下 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

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書內多奴此同 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

齊桓安之閏二年齊 高子來盟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

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案念彼令詩作念昔又 人皆有此心也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強大厭我 舊本作

春秋繁露

楚莊王

有文書局石印

不以其國我心望焉故言之不好謂之晉而已婉辭也問者曰晉惡而不可親公往而不敢至乃人情耳君子

何恥而稱公有疾也昭廿三年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恥內省不疚何憂於志是已矣大典本於志作何懼

恥之者昭公有以取之也臣陵其君始於文而甚於昭公受亂陵夷而無懼惕之心懼為懼驚驚然輕計妄討

從本作詐今改犯大禮而取同姓接不義而重自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鄰賀國家亂則四鄰散是故季孫專

其位而大國莫之正出走八年死乃歸得身亡子危困之至也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雖達此時

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行枉而無救是其所以窮也春

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

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

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是故逐季氏而言又雩昭廿五年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文十

痛其禍也子般殺而書乙未莊卅二案左傳作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知其近而遠

遠親親而疏疏也亦知其貴賈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

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本

皆作仇匹王伯厚詩攷卻未載此之謂也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

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此其別內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以

諱為主故云於尊亦然於賢亦然下云別內外覆中為親者諱之義差賢不肖覆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

申為賢者諱之義差尊卑覆申為尊者諱之義本或無於尊亦然四字者脫也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

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

身春秋之道也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當為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

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

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識易常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為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合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狸首之樂者於是自斷狸首縣而射之曰安在於樂也此聞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其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授則本作受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樂也授則本作受其必更作樂何也曰樂異乎是制為應天改之樂為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而為之文曲且以和政且以興德天下未徧合和王者不虛作樂樂者盈於內而動發於外者也應其治時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己以為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之疑當作已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伐也四者天下同樂之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樂本作或作代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人字疑衍天下反本以為樂

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二者離而復合所為一也錢云何氏三科九指之說實本仲舒此已得此二科六指尚有一科三指見王道篇或宜在

玉杯第二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僖以卅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傳曰譏喪取先是元年冬難者曰喪公孫叔如齊何氏亦以為譏喪取以納幣前尚有納采問名納吉之禮故也

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令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方取

年夏取時無喪出且法也久矣錢增何以

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重於志令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文公以秋袷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大蚤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於心令

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

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志為質物為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

然後其禮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尚少善之介葛盧

來是也僖廿九年春介葛盧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桓五年冬州公如曹次年春正

來是以未見公冬又來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桓五年冬州公如曹次年春正

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仇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

我也何氏云行過無禮謂之仇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推

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

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偽其有繼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

隨天曰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為君心之未當立也此非以人隨君邪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見莊卅二年子般卒傳又

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年即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此非以君隨天邪見莊卅二年子般卒傳又

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義也 春秋論十二世之事人道決而王道備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相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參錯非襲古也是故論春秋者合而通之緣而求之五其比偶其類覽其緒屠其

贅是以人道決而王法立以為不然令夫天子踰年即位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在經

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故能以比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

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胞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雖有至賢能為君親含谷其惡

不能無君親令無惡書曰厥辟去厥祗大典本厥辟下有不得二字事親亦然皆忠孝之極也非至賢安能如是

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耳文公不能服喪不時奉祭文二年作傷公主傳曰幾不不以三年又以

喪取取於大夫以卑宗廟四年夏逆婦姜子齊傳曰高亂其羣祖以逆先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小善無一

而大惡四五故諸侯弗予盟二年及晉處父盟傳命大夫弗為使八年公孫教如京師傳曰歲逆祀也是

惡惡之徵不臣之效也出侮於外入辱於內無位之君也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學

皆大而各有所長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長於

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偏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嚴大也二者

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齊時蚤晚齊酌齊也任多少適疾徐造

而勿趨稽而勿苦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賦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錢云此節凡論六藝與

於此文錯簡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

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且滅絕也

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肅武君在宣二年至六年侵陳復見索別牘舊本作別獨今以黃氏日鈞所

引校改弑君滅復見者尚有州吁甯喜之屬其餘後雖見殺或不其官是

不唯趙盾一人之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然則不當云別獨明矣

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

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成弑非不當罪也昭十九年夏許世子

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傳曰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

盾無傳弗誅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

數千同留經中繙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

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忘以其問之不忘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

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隣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愚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弑之隣

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訓順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惡在不討賊而

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

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

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蒙之所能見也案蒙舊本誤作董或改作衆皆非也此自卑小之稱當作蒙故赦止之罪

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案大惡之誅疑當作大惡

脫二字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於乾谿傳曰公子棄疾脅比而立

之何氏云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下經書公子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弗能討者非一國也靈

棄疾殺公子比傳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

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

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

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湛與沈同曰吁君臣之大義歟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筭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秋為人不知惡而怙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董子春秋繁露卷第二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邠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邠晉師敗績傳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

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令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

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通如而古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

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

事見僖州三年晉人鄭文輕眾而喪師閔二年書春及姜戎敗秦于殽傳

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

舊本俱不作一問者曰其書戰

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

戰伐之辭已

後者為主不知董子何以然云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

見莊廿九年新延廐傳

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

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

之大也令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致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

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孔子開居亦作弛其文德注弛施也今詩作失此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

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

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